



焚風詩選②

焚風的鑼聲
敲響
後，轉瞬又過去二
十多年了，大部分
詩人早已歸隱到市
聲的背後。剩下來
仍有創作的，只有
在報刊上寫專欄的
施友朋，還沉醉詩
國的，好像只有仍
在辦《圓桌詩刊》
的秀實！



廚房秘錄

馮進

大廚作家安東尼伯丹 (Anthony Bourdain, 一九五六——) 號稱餐飲業的「壞小子」，千禧年以發表《紐約時報》榜上有名的暢銷書《廚房秘錄》(Kitchen Confidential) 一書震驚讀者，揭露了美國餐飲業那些鮮為人知卻「不得不說」的故事。

創作本書的時候，伯丹每天清早五時三十分起床，匆匆忙忙把隔天在廚房工作十五至十六小時的經歷和印象記下來。他說那時「每天早上都怒火冲天」：不僅因為非人的工作條件，還因為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失意。廚師的工作待遇差，他每日拚死拚活，還沒有健康保險；沒錢買房、買車；和第一任太太感情危機，因為他覺得夫人不出去工作是懶惰、是浪費自己的教育和才華；出版的小說無人問津；對旅遊和冒險的夢想似乎永遠無法實現。可是《廚房秘錄》一出版，萬眾矚動，他也一夜成名，不但成為暢銷書作者，還應邀在美國電視的「食物頻道」(Food Network) 主持節目。

伯丹本人曾經在餐館當大廚二十多年，所以深知其中的貓膩。書中揭露的細節令食客讀了毛骨悚然。例如，不要在周一點海鮮，因為所有的魚蝦都是上周四送來的，它們之前在市場暴露烈日、蒼蠅之下，在飯店又埋在冰箱下層，混同於污泥濁水，而且冰箱開關時，無法保障製冷。同樣的道理，不要嘗試周日早上的海鮮自助餐，因為原料都是剩餘食材，大廚那天又多半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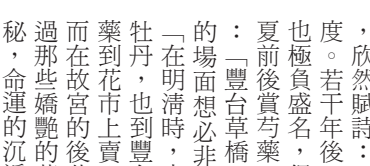
伯丹忠告：周二、三、四是品嘗海鮮的最佳時間，特別是周二，食材最為新鮮，大廚休息了一天，心情正好，是食用海鮮的最佳時機。喜歡吃肉？千萬別要「全熟」(well done) 的做法，因為廚師會用冰箱裡存放許久的差勁邊角料糊弄你。另外，你桌上的麵包很可能是別桌之前吃剩的。

但是，伯丹本書的魅力絕不只限於「曝光」內幕。他別具匠心以西餐上菜的順序編排章節，包括開胃菜、第一道菜、第二道菜、第三道菜、甜點、咖啡機部分，實際上也為讀者描述了他作為專業廚師的成長過程：從少不更事、自高自大、吸毒放縱的打工者，到美國烹飪界的最高學府「美國烹調學院」(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簡稱 CIA) 的餐廚學員，再回到廚房從打下手開始奮鬥；從紐約最龐大的餐館到朋友的新興產業，從美國到意大利、日本，每一章都充滿了專業人士才能充分領會的瘋狂活力。

伯丹的廚師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他也遭遇過尋工未果、飯館倒閉等一系列挫折，不過他傳神地捕捉了飯館廚房裡特有的亞文化。譬如，他作為大廚和二廚 (sous-chef) 的關係，據說就像「雙胞胎」兄弟，每天和他在一起超過和太太一起的時間。他甚至說，如果他半夜三更出了事需要有人幫忙，他首先聯繫的一定是備受信賴的二廚、他每天在廚房並肩奮鬥的戰友。還有，高檔餐館的主菜其實都是流水線作業，在大廚定下做法以後由手下分門別類合作完成。廚房裡粗言穢語橫飛？其實那是同事相互表明關心和親熱，那些外人無法破解的俚語「黑話」更是讓所有人更加團結親密。

说到底，伯丹在書中濃墨重彩描繪的是食物的巨大力量：給人震動、靈感、驚喜和快樂。然而，他對於廚師行業的自我定位卻異常實在。

他認為，廚藝是一門手藝，不是藝術，成功的廚師不僅需要才能，更需要忠誠、可靠、守時、刻苦等品質。



《白鹿原》觀後

真如

看了電影《白鹿原》，不少觀眾大呼上當，除了他們過於執著和原著作比較以外，也令筆者想到某種人類的原始幻覺依然很有市場。

電影《白鹿原》以一個女人的慾望開始，進而展開眾多男性的慾望圖像。一個老地主的三姨太迷戀上打短工的青年農民——麥客。這樣老套的故事再熟悉不過了，但《白鹿原》給人提供了造就這種鄉村事件的最典型的人文環境，這就是白鹿原本身。

作為農耕時代等級社會樣板的宗族社會白鹿原，在影片中顯示了超穩定的結構。在幾次大的社會動盪中，歷經軍閥、農會和國民黨的種種權力交替，白鹿原的根基一直未被動搖。

在《白鹿原》中，書寫輕輕滑過，在月光似水的夜裡，在清亮婉麗的如泣如訴的簫聲裡釋放。周文華在《汝有圖史》中讚譽：「揚州芍藥冠天下」，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度，欣然賦詩：「瓊花芍藥世無雙」，足見其對芍藥喜愛的程度。若干年後，芍藥和瓊花已成為揚州的市花。北京的芍藥也極負盛名，很早以前，北京人就有「穀雨前後看牡丹，立夏後賞芍藥」之說，而北京的芍藥猶以豐台出名。據記載：「豐台草場一帶，連畦接畹，一望無際」，這種芍藥盛開的場面想必非常壯觀。張寶貴先生《北京芍藥》裡說：「在明清時，京師的芍藥在春季到法源寺看天香，崇效寺賞牡丹，也到豐台觀芍藥……豐台等地的花農們，紛紛擔着芍藥到花市上賣……」看到這裡，似乎已聽到賣花的聲音了。而在故宮的後花園、頤和園、圓明園這些皇家園林裡也盛開過那些嬌媚的芍藥，這些盛開的花兒見證過當年宮闈內的隱秘，命運的沉浮目睹過歷史的演變和興衰，唯有芍藥依舊。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在家庭關係上的自我放逐，這顯然預言着陳舊社會構造的沒落。

影片是否想就此告訴觀眾：真正能夠觸動或促使白鹿原崩潰的是女人的慾望？對女性性慾念的圍困與鎖閉本是這種社會構成的要素。社會本身是個構造嚴密的男權世界，而且權力的等級又表現於性資源的分配——少數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多數男人卻處於極度匱乏狀態。被壓抑的慾望和想像正源於此。這就是年輕姨太太與麥客相戀的故事，同時又是被視為大逆不道故事由來。

也有有人觀後大失所望，是因為他們的評點都是站在原著的立場，認為電影《白鹿原》偏離了敘事主線，將對某種社會規範的顛覆過於集中在一位女人的情慾上。田小娥所表現的性幻想與超越男權與宗族規範的性行為，確實打亂了這個社會原有的動靜。試想，影片中的那些男人又有哪個如此攪亂這個村莊的秩序呢？看完電影，走出影院，讓人很有一種壓抑感。

芍藥是我國最著名的花卉之一，為多年生宿根草本，高一米左右。另又名沒骨花、特離、殿春花等，屬於芍藥科，品種常見的有草芍藥、美麗芍藥、多花芍藥、白花芍藥、川芍藥、新疆芍藥等。它的花朵像牡丹，但又有區別，一般可以通過它們的莖看出來，草質草本的為芍藥，木質木本的為牡丹。芍藥花碩大、艷麗、光彩照人。古人評花說：「牡丹第一，芍藥第二」，並評出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與牡丹並稱為「花中二絕」。大詩人蘇軾在《玉盤盂並引》中盛讚芍藥：「雅花狼藉佔餘春，芍藥開花掃地無」。說的是芍藥花一開，其他的就黯然失色了。

早在中國兩千多年前燦爛的《詩經》裡，就開始有芍藥華麗的芳香：「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以芍藥」，讓我們看到這對青年男女在窈窕的春風裡，兩情依依，執手相望，互贈芍藥，而芍藥無疑是那樣的約美好，毫無疑問，芍藥是人們先於玫瑰的表達愛慕的愛情花語，並給它起了一個那樣纏綿的名字：將離草，寄寓了人們惜別的情意。

「煙花三月下揚州」，這是唐詩人李白的名句，唐宋時期的揚州，曾有說不盡的繁華，是重要的商賈之地，屋宇鱗次櫛比，也是芍藥栽培有名的地方之一，而在歷史的冊頁裡，我們可以看到芍藥在這個城市風姿綽約的花影，在瘦西湖、個園、何園、冶春園……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在月光似水的夜裡，在清亮婉麗的如泣如訴的簫聲裡釋放。周文華在《汝有圖史》中讚譽：「揚州芍藥冠天下」，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度，欣然賦詩：「瓊花芍藥世無雙」，足見其對芍藥喜愛的程度。若干年後，芍藥和瓊花已成為揚州的市花。北京的芍藥也極負盛名，很早以前，北京人就有「穀雨前後看牡丹，立夏後賞芍藥」之說，而北京的芍藥猶以豐台出名。據記載：「豐台草場一帶，連畦接畹，一望無際」，這種芍藥盛開的場面想必非常壯觀。張寶貴先生《北京芍藥》裡說：「在明清時，京師的芍藥在春季到法源寺看天香，崇效寺賞牡丹，也到豐台觀芍藥……豐台等地的花農們，紛紛擔着芍藥到花市上賣……」看到這裡，似乎已聽到賣花的聲音了。而在故宮的後花園、頤和園、圓明園這些皇家園林裡也盛開過那些嬌媚的芍藥，這些盛開的花兒見證過當年宮闈內的隱秘，命運的沉浮目睹過歷史的演變和興衰，唯有芍藥依舊。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在家庭關係上的自我放逐，這顯然預言着陳舊社會構造的沒落。

影片是否想就此告訴觀眾：真正能夠觸動或促使白鹿原崩潰的是女人的慾望？對女性性慾念的圍困與鎖閉本是這種社會構成的要素。社會本身是個構造嚴密的男權世界，而且權力的等級又表現於性資源的分配——少數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多數男人卻處於極度匱乏狀態。被壓抑的慾望和想像正源於此。這就是年輕姨太太與麥客相戀的故事，同時又是被視為大逆不道故事由來。

也有有人觀後大失所望，是因為他們的評點都是站在原著的立場，認為電影《白鹿原》偏離了敘事主線，將對某種社會規範的顛覆過於集中在一位女人的情慾上。田小娥所表現的性幻想與超越男權與宗族規範的性行為，確實打亂了這個社會原有的動靜。試想，影片中的那些男人又有哪個如此攪亂這個村莊的秩序呢？看完電影，走出影院，讓人很有一種壓抑感。

芍藥是我國最著名的花卉之一，為多年生宿根草本，高一米左右。另又名沒骨花、特離、殿春花等，屬於芍藥科，品種常見的有草芍藥、美麗芍藥、多花芍藥、白花芍藥、川芍藥、新疆芍藥等。它的花朵像牡丹，但又有區別，一般可以通過它們的莖看出來，草質草本的為芍藥，木質木本的為牡丹。芍藥花碩大、艷麗、光彩照人。古人評花說：「牡丹第一，芍藥第二」，並評出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與牡丹並稱為「花中二絕」。大詩人蘇軾在《玉盤盂並引》中盛讚芍藥：「雅花狼藉佔餘春，芍藥開花掃地無」。說的是芍藥花一開，其他的就黯然失色了。

早在中國兩千多年前燦爛的《詩經》裡，就開始有芍藥華麗的芳香：「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以芍藥」，讓我們看到這對青年男女在窈窕的春風裡，兩情依依，執手相望，互贈芍藥，而芍藥無疑是那樣的約美好，毫無疑問，芍藥是人們先於玫瑰的表達愛慕的愛情花語，並給它起了一個那樣纏綿的名字：將離草，寄寓了人們惜別的情意。

「煙花三月下揚州」，這是唐詩人李白的名句，唐宋時期的揚州，曾有說不盡的繁華，是重要的商賈之地，屋宇鱗次櫛比，也是芍藥栽培有名的地方之一，而在歷史的冊頁裡，我們可以看到芍藥在這個城市風姿綽約的花影，在瘦西湖、個園、何園、冶春園……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在月光似水的夜裡，在清亮婉麗的如泣如訴的簫聲裡釋放。周文華在《汝有圖史》中讚譽：「揚州芍藥冠天下」，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度，欣然賦詩：「瓊花芍藥世無雙」，足見其對芍藥喜愛的程度。若干年後，芍藥和瓊花已成為揚州的市花。北京的芍藥也極負盛名，很早以前，北京人就有「穀雨前後看牡丹，立夏後賞芍藥」之說，而北京的芍藥猶以豐台出名。據記載：「豐台草場一帶，連畦接畹，一望無際」，這種芍藥盛開的場面想必非常壯觀。張寶貴先生《北京芍藥》裡說：「在明清時，京師的芍藥在春季到法源寺看天香，崇效寺賞牡丹，也到豐台觀芍藥……豐台等地的花農們，紛紛擔着芍藥到花市上賣……」看到這裡，似乎已聽到賣花的聲音了。而在故宮的後花園、頤和園、圓明園這些皇家園林裡也盛開過那些嬌媚的芍藥，這些盛開的花兒見證過當年宮闈內的隱秘，命運的沉浮目睹過歷史的演變和興衰，唯有芍藥依舊。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在家庭關係上的自我放逐，這顯然預言着陳舊社會構造的沒落。

影片是否想就此告訴觀眾：真正能夠觸動或促使白鹿原崩潰的是女人的慾望？對女性性慾念的圍困與鎖閉本是這種社會構成的要素。社會本身是個構造嚴密的男權世界，而且權力的等級又表現於性資源的分配——少數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多數男人卻處於極度匱乏狀態。被壓抑的慾望和想像正源於此。這就是年輕姨太太與麥客相戀的故事，同時又是被視為大逆不道故事由來。

也有有人觀後大失所望，是因為他們的評點都是站在原著的立場，認為電影《白鹿原》偏離了敘事主線，將對某種社會規範的顛覆過於集中在一位女人的情慾上。田小娥所表現的性幻想與超越男權與宗族規範的性行為，確實打亂了這個社會原有的動靜。試想，影片中的那些男人又有哪個如此攪亂這個村莊的秩序呢？看完電影，走出影院，讓人很有一種壓抑感。

芍藥是我國最著名的花卉之一，為多年生宿根草本，高一米左右。另又名沒骨花、特離、殿春花等，屬於芍藥科，品種常見的有草芍藥、美麗芍藥、多花芍藥、白花芍藥、川芍藥、新疆芍藥等。它的花朵像牡丹，但又有區別，一般可以通過它們的莖看出來，草質草本的為芍藥，木質木本的為牡丹。芍藥花碩大、艷麗、光彩照人。古人評花說：「牡丹第一，芍藥第二」，並評出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與牡丹並稱為「花中二絕」。大詩人蘇軾在《玉盤盂並引》中盛讚芍藥：「雅花狼藉佔餘春，芍藥開花掃地無」。說的是芍藥花一開，其他的就黯然失色了。

早在中國兩千多年前燦爛的《詩經》裡，就開始有芍藥華麗的芳香：「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以芍藥」，讓我們看到這對青年男女在窈窕的春風裡，兩情依依，執手相望，互贈芍藥，而芍藥無疑是那樣的約美好，毫無疑問，芍藥是人們先於玫瑰的表達愛慕的愛情花語，並給它起了一個那樣纏綿的名字：將離草，寄寓了人們惜別的情意。

「煙花三月下揚州」，這是唐詩人李白的名句，唐宋時期的揚州，曾有說不盡的繁華，是重要的商賈之地，屋宇鱗次櫛比，也是芍藥栽培有名的地方之一，而在歷史的冊頁裡，我們可以看到芍藥在這個城市風姿綽約的花影，在瘦西湖、個園、何園、冶春園……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在月光似水的夜裡，在清亮婉麗的如泣如訴的簫聲裡釋放。周文華在《汝有圖史》中讚譽：「揚州芍藥冠天下」，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度，欣然賦詩：「瓊花芍藥世無雙」，足見其對芍藥喜愛的程度。若干年後，芍藥和瓊花已成為揚州的市花。北京的芍藥也極負盛名，很早以前，北京人就有「穀雨前後看牡丹，立夏後賞芍藥」之說，而北京的芍藥猶以豐台出名。據記載：「豐台草場一帶，連畦接畹，一望無際」，這種芍藥盛開的場面想必非常壯觀。張寶貴先生《北京芍藥》裡說：「在明清時，京師的芍藥在春季到法源寺看天香，崇效寺賞牡丹，也到豐台觀芍藥……豐台等地的花農們，紛紛擔着芍藥到花市上賣……」看到這裡，似乎已聽到賣花的聲音了。而在故宮的後花園、頤和園、圓明園這些皇家園林裡也盛開過那些嬌媚的芍藥，這些盛開的花兒見證過當年宮闈內的隱秘，命運的沉浮目睹過歷史的演變和興衰，唯有芍藥依舊。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可悲復可怕的所謂忠義的化身，他上吊自殺可能意味着某種事物的崩塌嗎？其實相似的暗示還有白孝文的性無能與其

然而，正是由於田小娥的出現，才激發了幾個男人無視規範的衝動。也難怪這個秩序的維護者白嘉軒與鹿三會如此固執地拒絕接納一個外鄉弱女，最後秉性善良的鹿三還親自動刀殺死了自己傷風敗俗的兒媳。

鹿三的悲劇是這個秩序社會的真正悲劇之一。正因為他未處在這個等級台階的上層，亦未分享到多少既得利益，作為一個長工農民，他明顯處於低層的被剝奪者，可他卻一直嫉惡如仇地捍衛着傳統與原有的生存模式。他是那種